純常子枝語

純常子枝語卷四

萍鄉文廷式撰

漢書藝文志九流皆略有考見之書惟陰陽家者流則二十一家之書悉皆亡佚余嘗推九流之說蓋皆欲以治天下也陰陽家者流既與儒道名法並列則與數術六種之書必不相類班孟堅以爲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尋繹其說則明堂陰陽一篇乃古陰陽家之正宗也禮記之月令管子之幼官乃陰陽家之遺說也賈誼之五曹官制殆此類也其曆書之則以一代之興必秉五德由是而有鄒子終始

黄帝泰素諸書蓋皆欲以陰陽家言定一朝之制作也其所以異於兵陰陽家及數術六種者必繇於此章實齋校讐通義不得其故奮然改作敘例云陰陽家者流其原蓋出於易云云夫推本於易已大非漢志原本官守之義且如此則與數術家何別歟章氏精於目錄之學何至此憒然不察歟

實齋校讐通義自是確有心得然亦有過於求深而不可從者如謂淮南鴻烈解當互見道家志僅列於雜家非也余謂實齋若以淮南子宗述虛靜旨近老莊宜改部道家向足自成一義若與雜家互見則必無是理雜

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即道家亦何所不賅若可專指一家豈得復謂之雜乎若必使其互見則兼儒墨合名法者又可盡使之互見於儒家墨家名家法家乎此特好爲異論而已

又云農家託始神農書之無逸詩之豳風大戴記之夏小正小戴記之月令爾雅之釋艸管子之牧民篇呂氏春秋任地諸篇俱當用裁篇別出之法冠於農家之首者也余按今時實齋所見者僅此若漢時古籍具存其言農事者當數倍於此必皆裁篇別出務求詳盡則近於類書非目錄家之學也 按目錄家不當有裁篇別出之說漢書偶有之者在當時

本各自爲卷非劉班所裁也

文心雕龍章表篇云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此可知錄略不能求備之故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引春秋內事曰陰宅以日奇陽宅以月偶陰宅先內男子當令奇陽宅先內女子當令偶乃吉陰宅內男子三人陽宅內女子二人此條可補宅經之闕

梁僧慧皎高僧傳卷五竺道壹答丹陽尹書云且荒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翔詳而

後集也按詳翔同音假借疑晉時論語別本翔或作詳

太平御覽卷六十三引論語曰暮春之月春服既成按包注明言莫春者御覽不知何據若用修文殿原文則河北本也

御覽一百九十二引禮記曲禮上曰登高不指城上不呼登高今本作登城案下文言城上如上文是登城則但言不指不呼足矣以此推之似作高義長

晉書藝術索紞傳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疑晉時論語別本有作斯害已也故紞語用之

錢易南部新書已曰釋提桓因者忉利天王之號也卽

帝釋二字華梵雙彰帝是華言即王主義釋乃梵字此字譯云能今言釋提桓因者梵呼訛略其正合云釋迦婆因達羅此云能天主餘如智度論釋按西洋人每稱天主能力義蓋出此

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一云釋迦因陀羅釋迦能也因陀羅主也言其能爲天主又云釋百也迦施也因陀羅主也言昔百度設大施會令得作此天主故云百施主也

隋智者大師四念處卷一云復有人言天主是世界主始造吉凶滅時天還攝取按此出大智度論中語已錄入前冊

唐澄觀華嚴疏鈔卷三十云帝釋弓者舊云法命主義取帝釋以法教命爲天主故今云其弓但一事耳

日本釋圓通佛國歷象編不信地圓地動之說於天算所得甚淺惟論回歷出於梵歷乃確不可易其言曰回歷所用十二宮其名與象全同梵歷其名曰白羊金牛陰陽又曰夫婦巨蠏獅子室女又曰少女天秤天蠍人馬又曰弓宮摩羯寶瓶雙魚此十二宮名義原出大集日藏經曰昔在殊致羅婆菩薩受龍王請始說十二宮及星象歷數其他摩登伽經孔雀經宿曜經等往往說之回歷全據之又回歷法周天度三百六十而無餘分每度六十分每

分六十杪微纖以下咸準之每宮三十度宮度起白羊
節氣以春分爲歲首推步七曜及羅計以七曜紀日不
用甲乙皆是梵法又唐書歷志云九執歷者出于西域
九執者梵歷中之一蓋是瞿曇氏歷也以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
譯之斷取近距以開元二年二月朔爲歷首立表測景驗取近距
不用上元甲子回回西洋授時歷等皆據之其以二月春分爲歲首與回回歷同度法六十回回
西洋並用之月有二十九日七百三分日之三百七十三歷
首有朔虛分百二十六朔策及日周分者即度諸歷同西歷等並皆不同是由推步
算之疏密里差等之異故也周天三百六十度無餘分回西並用之日出
沒分九百分度之十三二月爲時六時爲歲即度諸國有六時三

時刻猶不同蓋如中南二十三大抵近赤道之五十度下有秋二分日在人之頭頂所以有三時六時爲相懸即此耳十宮又名相每宮三十度回回曆通用之歷學疑問補二以周歲日躔均分三百六十度但彼以春分爲太陽年第一月第一日其注云今回回歷之太陽年既以春分爲歲首則以仲春後半月爲正旦又云然以其時春分正在白羊此即據宿曜大集等所說梵法也宿曜經云二月春分朔于時曜躔婁日躔婁也既隨太陽宿度以立正朔故兼以節氣朔爲朔回回歷太陽年之法求太陽白羊宮第一日中心行度者是也一道齊太陽在赤道下之道最中去正國當二至日中無影月中分故日夜停氣和陰陽停分庶物漸榮一切增長故梵天折爲歷元卯度回回以春分爲正旦其義亦是大集日藏經云正月支那

二月合角宿滿是故印度呼二月為角月此正月白羊之神主備其月
回歷蓋據之矣又回歷推步羅睺計視以測交食此法
亦起於印度羅睺支那翻曰障障日月義計視譯曰旗
表幟於德義是中印度之語而非回回西洋之語也回
西支那皆非其本刱法則第因循守其名不能以標譯
名故大集大日熾盛光等諸經廣說梵天火羅等宿
歷之書並皆存梵語不翻轉之及回回西洋支那元以
來之諸歷蘊沿襲之不能復變改也又十二宮中磨羯
宮亦存梵語餘悉譯以爲其邦語蓋其邦無其物不得
以餘名當之可見已凡上數條歷法之肯綮而皆為梵

法則回曆即梵曆不儆婦白日哉余按佛國所用即婆羅門歷遂有淵源宜為回回西洋之所宗矣

國朝康熙十四年四月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烜上疏稱臣祖默沙亦黑等本西域人自隋代來朝授官經一千五十九載專管星宿行度吉凶推算太陰五星淩犯天象占驗日月交食即以臣科白本進呈著為例（見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五十六）云云按千餘年之世官何以不見他書紀載倘當再攷其言湯若望推算天象舛謬之事為遺漏紫炁及顛倒觜參羅計後紫炁雖竟不用（自康熙九年始將紫炁星不入七政書後協紀辨方書仍添入）而羅睺計都遂依古法改正至乾隆

十七年　御製儀象攷成仍用古說觜宿在前參宿在
後正用明烜之說則明烜於天象亦可謂能率由舊章
者矣
京師崇文門俗呼爲哈達門或以爲海岱之譌非也元
張思廉玉笥集宛平王簿騮馬歌自注云南馳至南橋
越塹而過俯身就轡轡比及手已馳過樞密院街矣遂
縱轡至哈達門而回哈達二字蓋沿元時舊語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三云元之南城周圍五千三百
二十八丈卽金之故基也金之遺址尙在所謂土城關
是也人呼崇文門爲海岱宣武門爲順承阜成門爲平

則仍元之舊也按元十一門有順成平則無海岱孫氏亦未能詳斷也順天府志以爲哈達大王所居之街故呼爲哈達門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攷證僅存史部詳覈可觀然書非定本故遺漏尚多余今就地理一類略補其目如楊華徐州記太平御覽四十二西山記初學記卷八●臨陵縣記初學記地部華山記初學記卷五四夷縣地記御覽一百六十八郭仲產秦州記御覽一百六十七郭仲產仇池記御覽一百九十七沅川記潮州記御覽初學記卷八南朝宮苑記御覽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兩引之皆其所遺也其他攷證尚有疏誤不復覼縷

明劉錫玄掃餘之餘寄弟己未夏云時事至此而朝議之參差主心之游漠猶復如此賈生在今日當必囅笑嬉怡不復作攢眉想況涕哭耶涕哭施于將然不必然之際所以爲洛陽英少耳若事在不可收拾而尙以一定之天意歸咎于聚合之群謀達識謂何雖然若果具達識而不肯以無聊之極思姑察此一定之天意則從古豈有冷腸之豪傑哉吾生平遇小小不如意嘗作慷慨悲歌至今日而眼中意中覺得風恬浪靜景色任在叢矛叢戟中不妨神通遊戲者前此痛駡狂禪不意駸駸欲借狂禪作正果自亦不解此何祥也按明人理學大

半乘時然亦朝廷政治驅之使然余嘗謂六朝佛學之
盛亦由於士大夫禍難之多宋時政崇寬大則儒學衆
矣錫玄字玉受萬歷丁未進士
光行之綫與聲行之綫略相似也然聲非養氣不傳而
傳光之理則西人至今不能質言其故强名之以以脫
而已余嘗謂大地之物皆本於地惟光則本於天人之
性光與日同體非地上所有之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
上本乎地者親下言性質之異也
春秋元命包曰腦之爲言在也人精在腦御覽人事部十六按
在者察也此言腦能察物實開西學之先恩字從囟蓋

以此也余嘗謂人精在腦之言爲三代以前之通訓見字爲囟未合由字爲囟已死也囟从乂乂者交午之象也由从十十者數之終也其形則各値四方不相往來也說文多三代以前古言古義不宜盡以經典所用繩之

鹽鐵論相刺篇云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盧召弓羣書拾補云棘子當即箕子按箕子已見上文盧說誤也莊子逍遙遊篇湯之問棘釋文引李頤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蓋殷之賢臣有棘子者故莊生寓言及之也論語棘子成疑即其後

鹽鐵論和親篇往復皆有理致足以盡後來之變余尤愛其篇末說詩曰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隨之蓋能知挹注之義斯可以柔淑中原矣

南方草木狀非嵇含作含未至廣州又晉書中引劉湘子是晉末人余於補晉書藝文志已詳言之惟其書於廣州草木風俗記載極確大抵唐以前人作其抱香履一條引東方朔瑣語未知所出豈汲冢瑣語當時或以為東方朔所作歟

袁州府志藝文類記唐時袁人著述在新唐志外者有彭鬻搆通元經解鄭谷國風正誤盧肇盧子史錄逸史

彭蟾廟堂龜鑑按當郎廟堂丞鏡等書集部有張爲主客圖楊

遯冗書及冗餘集等

中國儒書與天竺梵典其理誠然不同而自晉以來以儒爲釋沙門多先通儒籍而後出家故譯經講義多用六經諸子之字而天竺之梵典其本意或不可知矣自宋以來以釋爲儒賢人君子往往先習禪宗而後講學故語錄文集每雜三藏五宗之義而中國之儒術其流別益不可知矣余嘗欲取釋藏中用儒籍與儒門中雜禪學者詳摭廣集勒成一書以著其變易之迹借人事紛冗未暇爲之庶辯章學術者必有樂乎此也

梁慧皎高僧傳卷四竺法雅河間人少善外學長通佛義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

朱子語類卷　云張無垢九成始學于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于釋宗杲語之曰左右既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住世出世間兩無遺憾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

以上二條儒釋相混之顯然者錄之以著其概

日知錄謂古人非史官不爲人作傳按曹肇作曹毗傳陶淵明集中有孟嘉傳是作傳不必史官也

四庫提要道家類云關尹子周尹喜撰案經典釋文載喜字公度未詳何本今案列子黃帝篇列子問關尹張湛注云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元朗之言蓋出於此

嚴鐵橋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網羅極博審定極精洵奇作也廣州刻本未竣工余曾代校齊梁數冊然亦有偶誤者余補晉書藝文志曾細檢之有晉人而誤錄入宋人者三人一孔璠之鐵橋云爵里未詳疑是琳之兄弟

余檢類聚八十二引璠之艾賦艾贊不題時代隋經籍志晉人集中有右軍參軍孔璠集二卷唐志作孔璠之璠之可單稱璠猶劉簡之之可單稱劉簡何瑾之之可單稱何瑾也六朝人多此例一 張委鐵橋云爵里未詳余檢御覽列于顏延之後殷琰前知是宋人余檢隋志晉人中有祕書郎張委集五卷即其人鐵橋偶失檢也一張野鐵橋云仕晉入宋官爵未詳余檢鐵橋以野爲宋人實沿隋志之誤據蓮社高賢傳野卒於義熙十四年實未嘗入宋也　明馮惟訥詩紀以張望伏系之爲宋人亦誤

全晉文愍帝寒食散論注云世說言語篇注引秦丞相寒食散論案此乃宋秦承祖之誤承祖醫書隋志著錄甚多鐵橋以愍帝曾嗣封秦王爲丞相因以入之非也近人編世說引書目錄者亦未能攷正

論語讀法有讀之而可悟者如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賦是武伯稱其字而夫子名之也求也何如赤也何如邢疏云武伯問辭然武伯旣不名子路則其不名冉有公西華可知也古人記人語言不必字字悉求吻合也知此則左傳稱陳恒又用成子不必以爲誤說矣

論語顏淵篇子張問崇德辨惑按夫子四十而後不惑

惑之難辨甚矣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案此節包注鄭注邢疏及朱子集注皆不能通之余別有一通雖不合漢宋儒說庶幾備皇疏之又一解也竊意愛惡皆當就已身言愛之欲其生猶神仙家之求長生也惡之欲其死猶釋氏之以涅槃爲極樂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如老子既云長生久視之道又云吾之大患在吾有身之類是也誠不以富富福也言此誠不足致福適所以求異而已故知者不惑

禮記雜記上正義曰案聖證論云范宣子之意以母喪

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云云齊次風疑聖證論爲禮論之訛殆非也聖證論隋志箸錄張融評本宣子之說蓋張融所採耳太平御覽三十七引聖證論曰孔鼂云能吐生百穀謂之土此卽孔鼂答馬昭語豈可復疑王肅引孔鼂乎

釋慧琳大藏音義卷八十云翳說雜唐言翳卽高麗國也其車雜神首戴雜翎故云雜翎貴也按此言雜翎則非豎插之雉尾也今制花翎蓋始於此唐會要卷一百云𡨥尅弓矢插箭於首疑亦雜翎之類

唐陳黯華心篇云大中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

國人李彥昇薦於闕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常所賓貢者不得擬是唐時大食國人且有登第者昔推致遠之高麗人崔彥撝之新羅人皆入唐登第則同文之國固不足異矣太平廣記五十二引續仙傳金可記新羅人賓貢進士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洪武十七年定鄉會試其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許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又云洪武辛亥高麗國人入試者三人金濤一人中第五授山東邱縣丞歸爲其國相成化五年己丑王京嘉靖二年癸未陳儒俱交阯人

僞官至右都御史是明時用才猶及外國有唐代遺風焉

見公武讀書志諸錄類列別集之後總集之前後世多不從之然別裁之意要自可見

讀書志卷十周子通書一卷周敦頤茂叔撰茂叔師事鶴林寺僧壽涯以其學傳二程遂大顯於世此其所著書也按公武於張子厚比之孟軻揚雄而於茂叔不置一詞蓋深致不滿之意且於無極心傳不言其出於宗杲而於通書獨謂其出於壽涯疑未嘗得其實也

讀書志道家類有文如海莊子疏十卷陵陽與龍勝道

川府路梓州洗筆池在中江縣天覇山唐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於此洗筆如海蓋梓州人

肇論旋嵐偃嶽而常靜嵐字已見於此大藏音義謂始於後魏非也然肇論嵐字似作大風解與後世山色之義不同又左傳僖三十二年杜注兩山相嶔釋文云嶔許金反本或作嵐力含反則嵐字實嶔之別體从山風聲後漢書儒者張遜傳有掖庭令畢嵐又水經沔水注云漢水又東逕嵐谷北口嶂遠溪深澗峽險邃氣蕭蕭以瑟瑟風颼颼而飀飀故川谷擅其目矣是後魏解嵐字仍謂風也文選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夕曛嵐氣陰

李善注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兮嵐氣清埤蒼曰嵐
山風也嵐綠含切此後人用山嵐字之所本
宋翔鳳過庭錄卷十曰公羊昭十五年疏云何氏之說
以資爲取云云之說在孝經疏又定四年疏亦曰云云
之說具於孝經疏按此兩疏則有公羊疏又有孝經疏
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宋董逌以爲徐彥隋經籍志有
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撰孝克或彥字然不可考矣余
案文二年疏又云其天子九虞者異義左氏說亦有成
文云云之說具左氏傳疏然則疏公羊者豈又疏左氏
乎未可據此斷爲孝克也

李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極精博然遺漏尚多余以袁鈞集鄭氏佚書服注本校之則隱公一世及白所遺者三條（一條出儀禮士昏禮疏　兩條出詩擊鼓序疏）袁陶軒所遺者一條（出詩伐木疏）足見集佚書之難爲左氏之學者當摭李氏所遺及後漢人左氏佚說而博采周秦諸籍以證之庶乎可振素臣之緒而奪征南之席矣

廬陵朱祖義子由直音傍訓周易句解十卷怡府精抄本也然有句解及音而無傍訓不可解其音訓釋矜慎在朱申孝經句解之上子由元人錢辛楣補元史藝文志著錄

盛伯希祭酒（宗室盛昱）藏毛詩四卷每半葉六行每行七七字先錄小序次錄詩次錄朱子集傳小字分行寫其訓詁則注經文之旁雜用毛朱每卷首但題毛詩卷幾而已不知何人所撰蓋當時讀本也伯希定爲朱升旁注余按升所注尙書於旁注外又有夾注且每卷皆標題旁注字與此書格式不同又升旁注詩經八卷卷數亦不合孫佩南知縣（葆田）疑爲元李恕書大抵近是錢辛楣補元史藝文志有李恕毛詩音訓四卷自注云黃丕烈云經義攷別有毛詩詁訓四卷似是一書重出蓋此書本未標名故或以爲音訓或以爲詁訓或以爲旁注

奚恕字省中廬陵人又按明葉文莊公菉竹堂書目有詩學恕音訓三冊新安文獻志稱升所作詩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通之則文義成章按實後世貫珠之類與此亦不合也

明黃廷美雙槐歲鈔一卷云楓林先生朱允升休甯人博綜群書皆有旁注早從資中黃楚望游偕同郡趙汸受經此書當以黃氏家法求之即知果爲朱作否矣

錢氏補元史藝文志特立譯語類列小學之末體例最善深得隋志之意惟遼史耶律倍曾譯陰符經見本傳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九年四月己酉刊行蒙古畏吾字所書通鑑二書當入此門錢氏失載

大唐西域記卷一云羯霜那國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一本作三十餘）轉而相生其流漸廣初有書記竪讀其文遞相傳受師資無替按字源當即字母其云竪讀則與史記所記畫革旁行者不同不知是何等文字也（又覩貨邏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此則必係字母併合之法矣但非梵書耳）智論云一切字皆是無字能作一切字此言以音併合而成也

唐張說蘇摩遮詩云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服紫髯胡又云繡裝拍額寶花冠夷歌妓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陰氣不慮今朝寒不寒似蘇摩遮即潑寒胡之戲又

按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十一云蘇幕遮西戎胡語也正云颯磨遮此戲本出西龜茲國至今由（當作猶）有此曲此國渾脫大面撥頭之一也或作獸面或象鬼神假作種種面具形狀或以泥水霑灑行人或持羂索搭鉤捉人為戲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戲七日乃停土俗相傳云常以此法攘厭驅趁羅刹惡鬼食啗人民之災也按今滿洲與禮跳神之紗帽（一作撒麻）太太蓋出於此紗帽撒麻皆颯磨之轉音也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作薩嗎吳振臣甯古塔記略作乂馬

今歐羅巴人稱中國為氈拏或為占泥皆支那之轉音

近時言譯語者以支那當爲秦字之合音中國惟秦威烈最盛故西人至今以稱中土余則謂若作秦音正當是姚秦之秦非始皇也姚秦譯經最多天竺人以支那譯其國名西洋又從印度譯之故展轉不可知耳又案唐李長者華嚴經論卷二十六云震旦國亦曰支提那國此云思惟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計度故以立其名即是今漢國也據此則支那爲支提那之省文其名乃印度人强名中國者竊恐不然又法苑珠林卷九引佛本行經稱大秦國書爲邪寐尼書邪寐尼亦秦字之轉音矣英人稱中國音與邪寐尼近

論語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朱子注云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但我偶未之見耳意以爲不當如是說有之之有字與上文有能之有字緊相承接言蓋有一日用其力於仁者我特未之見耳若如朱注似未盡合勉人爲仁之意何平叔集解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此言字疑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耳我未之見也邢疏曰蓋有能爲之者矣但我未之見也與余意同

新唐書藝文志醫術類有蘇游鐵粉論一卷此古人服鐵之證

朱蘭坡茶說云據茶經引司馬相如凡將篇有荈詫王褒僮約有陽武買茶之語是漢世有之茶經又引晏子春秋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是春秋時有之況爾雅爲周公作已明著於篇郭注云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茶樹高或數丈小僅數尺葉正類梔子雖荼茶字分古今要之其出來久矣（小萬卷樓文集卷八）所考甚詳博又謂東坡詩以茗飲出近世爲非按蘭坡所引各條曰炙曰煮作羹則非作茗飲可知東坡所言亦未爲誤也唐楊曅膳夫經云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採其葉煮是爲茗粥至開元天寶閒稍稍有茶至

德大歷遂多建中以後盛矣此正與東坡說合余未見滕夫經光贊讀成功亭元所引然博物志已有飲眞茶令人少眠睡之說是唐時已有茗飲矣倪二初讀書記卷七云古無飲茶之法所謂飲者漿人所掌六飲是也自茗飲行而諸法廢矣漿人共賓客之稍禮以今法況之如言賜茶然

吾袁州唐時最盛嘉慶道光間　先曾祖融谷公曾與友人集袁州唐人集十六卷刊行余按新唐書藝文志集部錄袁州人著述有袁皓碧池書三十卷原注云袁州宜春人龍紀集賢殿圖書使自稱碧池處士鄭谷雲臺編三卷又宜陽集三卷字守愚袁州人爲右拾遺乾寧中以都官郎中卒于家盧肇海潮賦一卷又通屈賦

一卷注林絢大統賦二卷字子發袁州人咸通歙州刺史劉松宜陽集六卷松字穉美袁州人集其州天寶以後詩四百七十篇唐寀貞觀新書三十卷寀袁州萍鄉人集貞觀以前文章、崇文總目大統賦林絢撰盧肇注安裕重箋又崇文總目劉松宜陽錄六卷宋志十卷

唐摭言卷十云陳象袁州新喻人唐宋時新喻皆屬袁州為文有西漢風骨著貫子十篇南部新書癸云彭蟜宜春人也著鳳池本草廟堂丞鏡一百二十卷廣明亂後遺墜黃徹碧溪詩話云漁樵閒話載唐末有宜春人王轂以歌詩擅名嘗作玉樹曲略云璧月夜瓊樓春鶯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

王劍上黏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詞大播人口歡未幾時常于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毅前救之揚聲曰莫無禮便是解道君王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亡賴者聞之慚謝而退

高僧傳三集梁四明山無作傳云至廬陵三顧山檀越造云亭院豫章創南平院請作主持皆拂衣而去前進士唐稟作藏經碑述作公避請之由按無作卒於梁開平中年五十六稟與之同時則稟亦唐末進士也稟及第在唐昭宗乾甯元年見徐松唐登科記考

樊昆吾名封廣州駐防漢軍欽賜副榜貢生南海百歲老人年九十二阮文達學海堂弟子也

詠續編記明末王興事可補小腆紀傳諸書所未詳其詞曰浮江五馬日紛爭牘水殘山孰主盟天步既移人事舛傷心窮島一田横自注興番禺人少爲農短小精悍智計過人人呼爲繡花針明亡散家財納亡命以謀恢復四方歸之初屯花山迫招武被殺乃盤踞文村文村爲廣肇交界與新會新甯開平恩平陽春陽江六縣毗聯處萬山之中四鄉大洋危險僅通一徑興築寨其中奉聿鍵之弟朱聿鐏爲主仍用永厯年號四出攻掠時官軍方戡定瓊南未暇及此一隅也順治十三年粵地大定七月平南王親率兵討之顧其山川彼逸我勞

乃分既其運道作長圍之勢相持半載王遣人招之降不聽至冬營中糧且盡興遣其子五人齎明之印敕令箭至大營約降王大悅許之厚遣五子歸興乃大集營衆慟哭歔欷諭以天命有歸宜降以救民命已乃於是夜舉家自焚死津鏳亦吞腦片死餘衆遂降平南王大義之收其燼以一品禮葬之河南之賀村粵人書其碣曰皇明虎賁將軍縣伯霍輝王公偕同節元配張氏一品夫人暨十五庶夫人之墓王厚待其五子至甚顯焉宋文鑑卷一百十二錄范文正公上相府書云今孫吳之書禁而弗學苟有英傑授亦何疑前代名將皆洞達

天人嗣續忠孝今可於忠孝之門拔智勇之器堪將材
者俾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
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亦云盛矣一百十
五又錄劉原父與吳九論武學書云戰國之時天下競
於馳騖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若之
何其效之日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
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拔立武學不得謂示民以
佻原父優游侍從目覩昇平不及文正之遠識也文正
書又云今相府勞一日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
漸羶之服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其言沈痛靖

康之變正坐不思之故耳古人綢繆牖戶之心固如是
乎
晉書食貨志不載鹽法惟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引晉
令云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又引
晉中興書太元三年詔曰鹽者國之大利以此推之知
晉時所行皆官鹽至東晉則大資國用矣又晉書職官
志云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
爲屬國知西晉時制侯王不得擅鹽鐵之利此皆足補
食貨志之闕也晉有臨邛火井河東鹽池見博物志郭璞有鹽池賦藝文類聚錄之又御覽八百
六十五引晉太康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廣志曰鹽
多側于海濱但未此千里相比耳河東有印成鹽西方

有石子鹽者生於水北湖中有青鹽五原有紫鹽波斯國有白鹽如細石子又一百六十三引晉太康地記曰安邑有司鹽都尉別領兵五千御覽七百五十七引裴淵廣州記曰東官郡煮鹽織竹爲釜以牡蠣屑泥之燒用七夕一易

水經江水注引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五里有石煮以爲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鹽成蓋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作矣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九引博物志云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蜀都者時以竹板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覩視後火轉盛熱以盆著井上煮鹽得鹽後人以家燭火投井中即滅息至今不復然也輿紀又引陵州圖經云陵州鹽井後漢仙者沛國張道陵之所開鑿周迴四丈深四十尺置竈煮鹽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

先祖壯烈公歷廣東府州縣十四任所至以發潛德善風俗為己任著於民口無俟廷式之稱揚今錄宜亭詩草數章以著梗概弔東安故令尹邱公自注云公名隅字摶九號止菴福建上杭舉人順治三年由海豐訓導陞署甯下車明季把總朱家臣先叛被脅不屈全家遇害道光十一年余詳請建祠置田供祀并弔以詩詩云王師猶未到荒陬叛賊先來脅邑侯七品官纔居幾日一家人已共千秋長子希郁次希奇並遇害有君去國難回首隨地酬恩且斷頭魂魄同歸何處所祇今憑弔淚空流弔故懷遠將軍羅公自注云公名文舉東安人由行伍為肇

協把總以勇敢聞洊陞守備康熙十四年吳三桂叛遣衆攻廣西藤縣甚急公往堵剿賊圍之三帀曰吾昔有敢戰名今爲敢死時矣身先士卒所向披靡戰七晝夜救援不至與都司劉志高同遇害十六年追贈懷遠將軍晉秩遊擊謚英惠　予祭葬廕一子墓在茶洞望軍山知縣黃道焜奉行勒石道光十一年余建復忠義孝弟祠爲公詳請入祀詩云藤縣城邊賊合圍將軍一騎獨先馳爭名恰值留名日敢死今爲效死時報　國捐軀千古節以身捍患幾人知爲修祠廟還追祀並僅茶山勒墓碑

蕙畝拾英集宋史藝文志著錄余從永樂大典中集得數條大抵皆婦人詩也（亦有一二條錄男子詩茲不悉載）具錄於後備續玉臺者採擇焉張熙妻王氏作西湖曲著蘇螢　橫塘十頃琉璃碧畫樓百步通南北沙暖睡鴛鴦春風花艸香　閑來撐小艇劃破樓臺影四面望青山渾相遶萊（按當作閣）閑（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六十五）馬氏詞余嘗閱馮上遷敘授云聶在京見友人韓擇中親老貧甚久不得志其妻有詩寄云力戰文場不可遲正當捧檄悅親闈耍看鵲噪淩晨樹莫使人譏近夜歸蓋近時有闘登第曲云鵲噪淩晨樹鐙開昨夜花而唐杜羔妻聞羔下第詩云良人

的的是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而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歸時近夜來故用此二事激之韓得詩益勤憁几翌歲登科馬氏復作五十六字寄之止記領聯云果見金泥來報喜料無紅紙去通名末句云歸遺直須靑黛耳畫眉正欲倩卿卿唐人初登第以泥金帖子報喜于家裴思謙登第後以紅箋名紙謁平康歸遺乃東方朔事畫眉張敞事卿卿王渾妻事其該洽如此（卷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九）白紙詩士人郭暉因寄安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乃寄一絕云　碧紗窗下啟緘封片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長在不言中（同上　此卷尚有黃公畢妻詩以其詞近褻故

不錄其書則甚佳　蜀婦田氏嘗有詩云桂枝若許佳人折須作人間女狀元卷五千一百五十七

姜堯章續書譜云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唐人以書判取士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余謂本朝試事鄉會場外皆重書法故士大夫作字亦合規矩者多而生趣逸氣轉不及明人也道光以來益復挑剔偏旁則責筆誤雖略合說文而唐宋以來相傳之書法益盡失矣唐太宗命虞世南歐陽詢教習楷法

米芾海岳名言云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余嘗謂唐明皇脊令頌爲趙文敏書法之所本而蘇靈芝之肥俗則遠過季海者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僞班營造正式六卷略說云班周時人妻雲氏居江西隆興府地名市縱予觀其規矩繩尺誠千古良工之範圍然此等書皆後人僞作非真出于班也此書余未見今世所行爲班經二卷則略於規矩準繩而詳於日月禁忌其僞造之技倆又出古人下矣工藝之書惟李明仲營造法式獨爲雅製永樂大典又

有梓人遺制四卷余曾見之惜未鈔錄中國工政不講西人乘其弊而入固有由矣

利津李竹朋知府佐賢　先大夫甲辰鄉試座師也著古泉滙六十四卷精博之至非翁樹培翁書有稿本存李木齋前輩處余曾見之倪模諸家所及又有吾廬筆談八卷第六卷爲續觀古閣泉說中一條云藏泉家垂永久者鮮翁宜泉所藏早經易主劉青園後人振齋於海豐任內殉難古物蕩然無遺顧湘舟之泉吳門破後不知作何歸宿吕堯仙之泉毗陵破後聞已散佚杭城失守戴文節之泉亦無下落惟吳我鷗後人號小鷗者聞尚好古可喜也吾

鄉初渭園所蓄早歸他氏劉燕庭所藏今亦散出惟吳子苾後人仲飴庾生雖於泉非專門然能世其家學王戟門鍾麗泉兩家後人皆能謹守勿失則不易得者也今竹朋先生之卒僅二十餘年而家藏書畫多歸他人有彭文勤消寒圖一時名人題跋甚多竹朋先生舊藏也今歸高陽李尚書余曾見之泉貨亦皆散失宜其豫爲發慨也然當時承平日久好古之士得專心藏弆而周布齊刀日出不窮亦可見當時之盛也

春秋緯言宮商爲姓京房以吹律定姓自是之後迄於南宋凡言相墓及祿命者必問其姓所納之音余嘗舉舊說如曾納徵音趙納苗音皆見宋人說部問人多不能言其故按舊唐

晉呂才傳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庾爲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是呂才已不知其說又按王觀國學林雙聲疊韻一條卷八有云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脣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按五方之說本之玉篇卷末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蓋以喉聲木音爲納音角舌聲金音爲納音商齒聲火音爲納音徵脣聲水音爲納音羽牙聲土音爲納音宮也　欽定同文韻統卷六云喉音屬宮齒

音屬商牙音屬角舌音屬徵脣音屬羽半齒音屬半商半舌音屬半徵與此說異錢辛楣養新錄卷五云神珙辨五音法宮舌居中宮隆居開商開口張書余商陽角舌縮卻古伍角居羽撮口聚羽矩于俱徵舌拄齒徵里陟力與今字母多異通志七音略內外轉圖則以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為羽音端透定泥知徹澄孃為徵音見溪羣疑為角音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為商音影曉匣喻為宮音來日為半徵半商黃公紹韻會又以見溪羣疑魚為角端透定泥為徵幫滂並明為宮非敷奉微為次宮精清心從邪為商知徹審澄孃為次商影曉幺匣喻合為羽來日為半徵半

商於隋書經籍志所載五音相墓圖五姓墓書不知何者相合也竊謂隋時尚無字母之說疑神珙所列五方者近之今惟湖南所行歷書尚附五姓之說

楚詞天問篇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按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是其事棘與亟通商字蓋帝字之誤

今鳥有名婆餅焦者辛稼軒詞作婆餅焦范石湖詩集作蒱餅焦卷二十五唐會要卷九十八林邑國有結遼鳥能解人語注云亦謂之結了鳥蓋夷音訛也按此當即白香山詩之秦吉了

鄞袁鈞集鄭氏佚書駁五經異義序云公羊疏許愼作五經異義云云又禮記疏云凡異義皆同穀梁之義許氏書可徵者如此余案所引禮記疏大誤禮記郊特牲正義云按聖證論及異義皆同穀梁之義乃專指以日至爲周郊此誤及爲凡遂關全書義例且許祭酒多用左氏公羊說何嘗盡同穀梁乎故亟爲正之

太平廣記一百六十引因語當是話字之誤唐元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憐原注是勿兒猶言何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按此是勿字即今俗語什麼字所本也

唐會要七十七諸史目巡察按察巡撫等使巡撫當是

宣撫之誤

太平寰宇記卷十八稷門劉向別錄云齊有稷門齊之城外有學堂卽齊宣王立學處也故稱爲稷下之學此語學堂二字之始

杜樊川寄小姪阿宜詩云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紀强據此是唐時書籍寫本已多出於撫州由宋至　國朝撫州人業書是其專門近時乃稍衰矣

唐徐鄖周易新義三卷太和元年六月直講徐鄖上周易新義三卷見唐會要宋呂祖謙古易音訓晁氏引之

陰宏道周易新論傳疏一卷見新唐志

皇朝文獻通攷四裔攷日本一條云有吾妻鏡一書五十二卷始安德天皇治承四年訖龜山院天皇文永三年凡八十七年事識其小而略其大李言恭撰日本考國書士俗頗詳而世系弗晰按一書四庫提要皆不録其目未詳何故翁廣平有吾妻鏡補余亦未見吾妻日本地名

純常子枝語卷五

萍鄉文廷式撰

晉王延秀有感應傳其書久佚近人彭蔚臺作二十二史感應錄取裁雅正可繼法苑珠林之事證矣其緒論一則云列史五行志有人變異形者後漢書靈帝時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晉書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宋史衡湘間人有化爲虎者夫心形之主也人之異於禽獸者在心不在形孟子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可以得輪迴之理矣按錢辛楣先生輪迴說以爲其弊

必至父子不親此特極言之耳使天下之人知罪福之
不虛人心之危實道心之微也蘭臺引孟子之言可謂
深警
宣城吳肅公五行問不信五行生尅之說其詞辯慧有
一條云乾坤六子聖人之說賅矣佛氏言地水火風利
西氏言水火土氣皆竊見水火土乃天地之大者猶差
勝五行之說但佛之見未全利西氏不知水火即是氣
也按此不特不信五行生尅並不信五行耳其云乾坤
六子乃門面語實則暗襲西說以駁古書耳不知中國
聖人言五行行者日用行習之行所以前民用也不言

地而言土者地者大塊之全形土者生人之日用也不言風而言金木者風發於天地而不可知金木制於人而得其利也此世間法也佛言四大但言其大而不可窮謂四大之足以生人而不言人之足以用四大此出世間法也吳氏不明儒書不諳佛理妄意揣量欲盡蔑前人之典籍所謂愚而好自用也度後世無知之人必有行其說者故明以辨之

邵康節皇極經世言五行之木爲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遂以水火土石爲四者爲盡地之體用其謬本不足辨且不知土石之同類尤可悯笑也朱竹坨齋

中讀書詩云奈何洛下儒侮聖不知懼既與洪範殊寧
免彝倫斁譏之是也
黃帝內經五運行大論篇曰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
成之類也此中國所以言五行之理不言風者以風爲
天氣不在生成之類也
楊筠松天玉經僞書也然其文有極不易解者李若農
侍郎嘗爲余言之姑記於此江東一卦從來吉八神四
個一張皋文注云謂子癸午丁卯乙酉辛也李侍郎云
江東一卦東方之寅甲卯乙也與北方亥壬子癸合八
神其中有四個一數者在焉一者水數也洪範一曰水

天一生水於北故以東北八神為一卦又曰天卦也江
西一卦排龍位八神四個二翠文注云謂辰戌丑未乾
坤艮巽也侍郎云江西一卦西方之庚申酉辛也與南
方己丙午丁亦合八神其中有四個合二數二者火數
也洪範二曰火地二生火於南故以西南八神為一卦
又曰地卦也南北八神共一卦端的應無差翠文注云
謂甲庚壬丙寅申巳亥也侍郎云南北八神者丑艮辰
巽未申戌乾此四支皆主寄於他隅乃天五之所生也
又云天玉一書千言萬語總言二關而已撼龍經曰吉
地須有逆流案有案直須生本幹有逆案則水口從上

手轉出斷無出位之患矣此天玉由總頭而作理氣之大旨也

錢文子補漢兵志曰至于中興併尉職後漢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併職太守無都尉之役省關都尉邪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別材官騎士還復民伍世祖紀建武七年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復民伍蓋長從募士多而郡國之兵壞矣陳文粹注引應劭漢官曰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戎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興雷震煙蒸電激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強敵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挾妖偽遐邇搖蕩八州並發煙炎絳天牧守

鬼絕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以爲已功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兹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余謂此不懲亡秦之弊而又下開西晉北宋之禍者也又按馬防傳防將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羌安帝紀永初三年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邊九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九月雁門烏桓及鮮卑叛敗五原郡兵於高渠谷元初三年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討之又建光元年初置漁陽營兵注引伏侯古今注曰置營兵千人也順帝紀永建元年十月告

幽州刺史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桓帝紀延熹三年九月太山琅邪賊勞丙等復叛遣御史中丞趙某注史闕名也持節督州郡討之盧植傳云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發天下諸郡兵征之然則盡罷材官騎士而州郡之兵猶足以供征伐故維持幾二百年而不至如晉宋受禍之烈也

宋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強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又云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余謂論唐藩鎮者當以此說爲最確源又云向使

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蜀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余以爲使河北强則契丹必不能得志無論朱溫也自古封建郡縣得失互見論者紛如然封建之世外患必不亟流寇必不起此論治者不可不知也東漢及明有封建之名無封建之實故不必論

全邊略記卷十一明萬歷四十六年南職方郎鄒維璉陳調募之害大約謂召募一著可爲應卒之權宜不可爲接續之長策可爲邊左一面禦强敵不可爲天下州縣開大患山西冀北參政徐如翰極言民兵不可調疏謂今日最宜罷者無如各州縣之民兵此輩生長田野

不識軍旅一行抽取嚇詐百出及其督行則仳離若楚尤不忍聞調募之弊如此近時粵匪之役始而徵調繼而團練召募僅乃得克蕆封建之世武備必修而吏治或壞郡縣之世吏治可飭而武備必弛此斷然之效矣文子微明篇文子問曰爲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是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按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此言治國有禮非老子之旨至於取譬挽車則其意深矣天下大器羣生衆習豈一人智力所能御乎前呼而後應道在因民

之力而盡民之情耳此老子論法之大意與申商異又道德篇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自然篇云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又曰先王之制法因人之性而爲之節文上義篇老子曰天下幾（按幾衍豈也）有常法哉當于世事得于人理順于天道詳于鬼神即可以正治矣上義篇云古之制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御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民使不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于無爲按此可知道德之流爲刑法也

文子雖出老子而其原本忠孝則儒家之大義也符言

篇云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愼一用之而已此孟子捨生取義之旨也道德篇曰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此用孝經語也自然篇曰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天理二字惟樂記與此書言之（道原篇尤多與樂記出入）上義篇曰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于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則輕此論語殺身以成人之旨也是以淡漠明德寧靜致遠之言諸葛武侯取之著無小而不行過無微

而不改之言漢昭烈帝取之誠以所言多當於理也
晉張湛有文子注隋唐志皆不著錄文選注獨引之文
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張湛曰遺其衍尙爲害眞性文選卷十三注按此注道原篇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
道爲友下與化爲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爲仮卷二十一注文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
費卷四十注案此注徵明篇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
於轂卷五十五十三注並引之此在李選之先惜不與所注列子並
傳
近人攷文子者並以爲勦淮南子然自是唐以前古書

所當存而不廢者也

黄山谷言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又云詩不可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李幼武名臣言行續錄卷一

二條皆以禪學言詩實詩家之三昧語也

黄常明碧溪詩話云萬方頌送壽無乃異躬勞雖云稱賀收復抑又蘊深意元首無爲乃分位敬然其所以離廟社蒙塵者諂諛之臣爲禍階也余謂此説不然萬方送壽者乃奏捷音不得以諂諛論陳蘭甫師嘗論此詩

云撫乃興勞予美之意蓋謂撫乃聖心驕耳詩人之意有不能徑達者則以他辭亂之此類是也

明趙璜江西安福人宏治庚戌進士官工部尚書歸閒述夢云正德中皇城西華門內造有香房酒店間以千計軍民人等交易成市又有內教場神武營內內官勇士於此操練銃炮鐘鼓聲徹外庭又有鎮國寺內造金剛十數各抱婦女作戲等像名爲喜佛導欲習歡此係胡俗按此當效元順帝之遺法聖明之朝禁密之地豈宜有此權奸用事時爲之也嘉靖改元上命首詔工部內官監錦衣衛科道各差官督工將各房店營寺拆毀料物還官又朝陽門外有玄明宮

德勝門外有十景山等處宫寺亦在數內詔下中外臣民稱快此條正史所記不能詳備錄之以見明世宗初政之美莊靖時任工部侍郎親督其役也

石鼓文甲鼓避字自來釋者皆以爲我字之古文特據詩證之耳余謂庚鼓有我字不當則出避字正當是吾字古文其中作吾可見旁加辵者籀文繁複耳且安知三家詩不有此異文乎

吳梅村詩遺閎第三首自道旁爭欲知名姓八句用韻皆第二字平聲律句也格卑而氣弱不能爲名手諱

梅村詩嘗以清涼山讚佛四首爲歷眷凄沁心脾哀感

頑豔古人哀蟬落葉之遺音也非白香山長恨歌所及
朱竹垞題王給事又旦過嶺詩集云邇來詩格乖正始
學宋體製嘆唐風江西宗派各流別吾先無取黃涪翁
余謂學宋體製未可遽以爲乖正始也竹垞七古平冗
少味正坐不參用涪翁之排宕兀傲耳王阮亭論詩識
高於朱恰在此等
韓昌黎元和聖德詩遂自顛倒若杵投臼形容近於兒
戲又不詳於用兵之方略而詳於用刑之慘酷不知其
何意也此等雖出大家不可爲法
周嬰卮林述洪云容齋隨筆曰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

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書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爲不可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羅君不應爾述曰漢書廣陵孝王子廣平節侯德子又名德林邑記曰林邑王楊邁能得人情其太子名咄慕先君之德復改名楊邁鄭譽長亦笑之然則父子同名亦不獨一羅禮也余絫蓀其祖父之德則仍名祖父之名今西洋諸國並行之中國則因父之字而加以少小幼穉等字以爲字其相去一間耳余家明萬歷間由

長沙新糠市先世居東新圖塘居長沙僅三世遷萍鄉始遷祖諱必達
必達公之子諱遂魁蓋民間往往有名無字生子則以
已之名系聯之羅禮之事正不足異也
古人卜筮之例多設假象周易已然如見龍在田眢井
无禽之類不必有其事也至如言文王言箕子言帝乙
則往往實有其事而後稱之易林漢人書也其爻辭亦
多效易然其稱古人之事則多不知其所出或為倘設
之辭或他有所本均未可知今略錄於後以俟攷坤之
噬嗑曰稷為堯使見西王母剝夬之萃曰稷為堯使西見王母拜請百
福賜我嘉子蒙之晉曰有莘季女為夏妃后大壯之隨同惟夏作

郭貴夫壽子毋於四海小畜之晉曰牛驥同堂郭氏以亡國破空虛君奔走逃按此文凡屢見疑春秋郭公之軼聞也小畜之益曰禹作神鼎伯益銜指斧斤高閣幢立獨坐履之履曰十鳥俱飛羿射九雌雄得獨全雖驚不危按此即羿射九日之事十鳥當作十烏履之小畜曰郭叔矩傾爲棘所拘薑顏垂頽禍不成災復歸其鄉同人之隨曰季姬踟躕望還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大有之泰曰禹將爲召北入崑崙稍進陽光登入溫陽功德昭明謙之謙曰王喬無病狗頭不痛亡跛失履乏我送從此文亦數見蠱之坎曰褒后生虵經老育微側跌哀公酒滅莫離噬嗑之困曰二女寶珠

謨鄭大夫君父無禮自爲作笑大畜之大畜曰朝鮮之
地嫌伯所保宜人宜家業處子孫革咸之升之夬曰彭離
濟東遷之上庸狼戾无節失其寵功革之頤曰尼父孔
丘善釣鯉魚羅網一舉得獲萬頭旅之損曰皋陶聽理
岐伯悅喜西登華道東歸无咎
近人陳本禮有易林攷正八十卷稿本藏李木齋前輩
家詳於比例於所用事實亦未瞭然自是一家之學
王阮亭居易錄卷三十云戊寅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山東巡撫
王國昌進長人鄭克己長六尺八寸兵部以聞　召見
景山　賜食留侍禁中克己新城人業農故山西甯武

道僉事獨復浙江嘉湖道僉事問元之族也是秋陝西亦進長人某其長與鄭等于乾清宮見之同治間安徽有長人詹五長近七尺爲西人約遊歷各國多獲金貲余於香港曾見之聞今已娶洋婦流寓西班牙國其與鄭克已之遇亦有幸不幸也

易屯卦象辭宜建侯而不寧按比卦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不寧二字義當同此葢封建之事聖人因時以行之當天造草昧之時下之情應乎上不爲之立君則民無所依然而爭端自此而開風俗自此而漓不寧之事且並來矣大戴記投壺篇弟子辭曰嗟爾不寧侯爲爾不

朝于王所考工記祭侯之禮其辭曰惟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不寧侯三字正與易彖辭同蓋卦辭言利建侯孔子特以不寧補其義此剛柔始交而難即生於其中聖人慮世之深心也鄭讀而曰能孔沖遠疏謂宜建立諸侯而不得安居無事恐並非經義

余撰伊尹事錄嘗疑汲冢瑣語所載伊尹放太甲自立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見杜預春秋後序又太平御覽卷八十三）之事乃魏晉間人嫉曹氏之代漢司馬氏之代魏設爲此言其言太甲殺伊尹則隱斥漢獻帝魏高貴鄉公之事也嵇叔夜非堯舜薄湯武亦正此意及讀抱朴子良規篇云王

莽之徒生於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甚斯亂也此則近誣王敦非遠規元聖其意則直謂操懿爲亂階耳

國朝三試皆元文科則錢棨陳繼昌人皆知之武科則乾隆甲戌顧麟三試皆元見大學士和珅聖壽無疆詞

第七十一首

漢軍徐湛恩以貢生教諭應武科中式武進士官至內閣學士直隸副總河見嘉興王元啟撰傳暨徐蔭軒師通介堂先世事略

祁鶴皋西域釋地記古城千佛洞事云乾隆三十五年

有人病目翳入山樵採目暴腫痛不可忍遥聞山間人語云山下泉水洗目宜愈若是者三其人匍匐而下耳畔水聲淙淙視而洗之痛良已再三洗目忽明乃悟向語者非人也因望空謝尋舊徑欲歸暫見土石裂處紛坦半露隱約有洞急歸告其儕攜鍤具往土盡洞出然甚深黑燭之形如半月有大佛臥其中金面跣足顏色如新洞中銅佛像尺餘至三五寸者甚多不知何代所供養也洞中銅佛九尊曾入貢云按西域本佛國後乃改習回敎洞中得古佛像自不足異又入煙稀罕之處鬼神最靈余嘗問之曾仕西域皆云喇嘛之呪風雪及

驗人生死疾病皆確有徵驗也

嘯亭雜録載回人有黑教專呪人死余按佛藏中顯密圓通中亦有之其呪人死則祭器祭品皆用黑色及惡穢物是回教亦襲釋氏之唾餘耳唐傅奕傳所載西僧正是此等

宋寶祐四年登科録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八人三甲七十九人四甲二百四十八人五甲二百一十三人共六百一人而貫玉牒所者一甲則趙必邏時潦二甲則孟儀必棍（按録云本貫宗正寺亦宗室也）三甲則與鎘孜珽與珹孟瀾時林孟佮與樀君靖時賁必錚與諰崇銘孟鐇必僕必

偶錄云本貫宗止寺時懸與遴孟涔與梣𦨖棹若祺四甲則必

濈崇𢶏貫宗正寺孟鑄必成必琍孟鑽良玞錄不言貫所惟題名勞注宗子

省元則宗室榜首也崇口與樳蘇夫時燯夔夫良𦬅與銛汝灝必

𡃐若焯崇同此科有兩趙崇同一貫玉牒所字國老一貫慶元府學希道時洮時墬

良埈必鑛孟熩必遝若鉦友熲崇玔珍夫𦨖遳若旛必

烇時賽必寶必聰與溥時瑜必撥孟定必洤孟繢若僔

𦨖涓若硂孟渾良銓𦨖慁崇洽必璟必䐈必𥇍五甲無

人疑當時宗室不列五甲也計是科宗室登第者共七

十五人當天下八分之一雖足見椒聊之蕃衍然亦頗

妨寒畯之路示人以不廣也

東魏程哲碑敘其先世云君祖不識碩學養性志翫林嶺隱顯之機比德於伊傅待時之歎必俟於漣漪何異垂翼茱園𤅊鱗倉下故漢武徵賢三詔而後起辭不自免遂登車騎大將軍安西衛尉并州刺史䣆城侯按漢書李廣傳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大中大夫安有武帝詔徵之事氏族之書傅會虛造作文之士從而用之魏晉以來往往如是後世好奇每欲以金石訂史當愼取之耳

管異之因寄軒文集擬言風俗書云今之風俗其做不可枚舉而蔽以一言則曰好諛而嗜利其言沈警而推

原嗜利之風之所起則與之來能探其本也蓋自郎員以下之京職道府以下之外職皆許捐納是明以利導天下則天下之嗜利非風俗也政事也既惟利之嗜則所以保全而希冀者無所不爲其諛媚於人又不足言矣㔶之謂唯好諛故下之於上階級一分則奔走趨承有諛媚而無忠愛析好諛與嗜利而二之猶是道光間之風俗不知其甚者乃非利亦無以貢諛也已

唐摭言卷十三云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溫飛卿於簾前試之爲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啟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據

此則唐時謂代人作文字爲救人也又陳蘭甫師云今之鄉會試易作弊者以在場屋中住宿也若今與學院試同晨入暮出其弊自稀但不知兩日之試始於何時余按此言翌日則唐人已有兩日試矣趙雲崧後漢書劄記云陽球奏罷鴻都文學畫像䟽曰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皆出於微賤附託權豪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是以有識掩口臣聞圖像之設以昭勸戒未有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妄竊天官乖像圖素者也可見吏白之徒倩買文字僥倖仕進漢

時已然毋怪後世士風之愈趨愈下也

鄭獬七修續稾云天地至大風土各異不可以未見者即爲謬王維雪中芭蕉人以爲失寒暑近知廣東一種美人蕉雪中開花余謂仁寶所言之理是也至引美人蕉以證摩詰之畫則不必也美人蕉種類與芭蕉迥異亦二月著花嫣紅可愛且廣東安得常有雪乎

通典卷六十一載武后延載元年出繡袍賜文武三品以上官其袍文各有訓又銘其襟背各爲八字迴文其詞曰忠正貞直崇慶榮職文昌翊政勳彰慶陟懿沖順彰義忠愼光廉正躬奉謙感忠勇拔此正仿南海女子

盤鑑銘也翊政當作政翊感當作盛於韻始諧

天方二十九字母其第二十八之ㄓ嚕目巴與二十三之ㄩ嚕目為一字二音故合之亦稱二十八字蔣湘南游藝錄以為如一切經音義所載大般涅槃經之菴惡二字為惡阿兩字之餘音余謂西洋各國所行之字母或多或少而大致不出二十六字余頗疑m即重w之音ㄦ即重ㄉ之音實餘音之類也俟見精於西國文字者詢之

宋釋贊寧高僧傳卷三云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婆羅門國與胡絕書語不同從羯霜那國字源本二十餘

言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書竪讀同震旦歟至吐貨羅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其書橫讀度葱嶺南迦畢試國言字同吐貨羅已上雜類爲胡也若印度言字梵天所製本四十七言演而遂廣號青藏焉有十二章教授童蒙大成五明論大抵與胡不同五印度境彌互旣遙安無少異乎

鄭方坤五代詩話卷六韓冬郎條下引後村詩話云韓致光吳子華皆唐末詞臣位望通顯雖國蹙主辱而賦詠唱和不輟存於集者不過流連光景之語如感時傷事之作絕末之見當時公卿大臣往往皆如此余謂吳

子華且勿論韓致光集則感時傷事之作十有五六不知劉後村何以竟未之見而爲是瞽說也今擇其言之尤痛者如辛酉歲冬十一月隨駕幸岐下作云曳裾談笑殿西頭忽聽征鐃從冕旒鳳蓋行時移紫氣鸞旗駐處認皇州曉題御服頒羣吏夜發宮嬪詔列侯雨露涵濡三百載不知誰擬殺身酬杜少陵之諸君何以答昇平不同此憤激乎奉和峽州孫舍人肇荆南重圍中寄諸朝士二篇云斂手和妨誤沐金敢懷私忿斅羊斟直應宣室還三接未必豐城便陸沈熾炭一爐眞玉性濃霜千澗老松心私恩尚有捐軀誓況是君恩萬倍深杜

少陵之心肝奉至尊不同此沈摯乎又如病中初聞復官云聞道復官翻涕泗屬車何在水茫茫避地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負國恩白面兒郎猶巧宦不知誰與正乾坤息兵云暫時胯下何須恥自有蒼蒼鑒赤誠此則三百篇之遺靈均之哀思也感事三十四韻云恭顯誠甘罪蕭平亦恃權又云袁董非徒爾師昭豈偶然中原成劫火東海遂桑田濺血慚嵇紹遲行笑褚淵此則春秋之義南董之直筆也如此而以流連光景少之可乎　四庫全書提要曰偓內預祕謀外爭國是屢觸逆臣之鋒死生患難百折不渝晚節亦管甯之流亞

實爲唐末完人其詩忠憤之氣時時溢於語外性情旣摯風骨自遒云云斯眞顯微闡幽之論矣鄭氏徒錄後村之言而不加辯正不誠厚誣古人哉

苕溪漁隱叢話卷三十五引上庠錄云貢士舉院其地本廣勇故營也有文官花一株花初開白次綠次緋次紫故名文官花花枯經年及更爲舉院花再生今欄檻當庭尤爲茂盛按此不言其結實何狀俟攷

謝茂秦四溟詩話論錢劉七言近體多用虛字格調漸下未爲不然至謂錢仲文詩鶯衾久別難爲夢鳳管遙聞更起愁可約爲鴛枕虛驚夢鸞簫遠遞愁則詞意均

失且遠遞愁三字是詞語入之五律則弱矣又以劉詩
暮雨不知溳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約爲雨昏溳口處
春到穆陵西其神韻亦遠遜原詩也
世說新語賞譽門曰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注曰
春秋左氏傳晉大夫羊叔肸也按世說皆當時語若評
論古人不當收入疑叔向二字有誤注則明人妄增也
世說雅量門注引文士傳張翰謂顧榮曰天下紛紛未
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
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季鷹眞可謂明智矣
當亂世唯名爲大忌既有四海之名而不知退則雖善

於防慮亦無益也季鷹彥先皆吳之大族彥先知退故僅而獲免季鷹則鴻飛冥冥豈世所能測其淺深哉陸氏兄弟不知此義而乾沒不已其淪胥以喪非不幸也

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云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鳩摩羅什注云須彌地之精也此地大也下說水火風地其四大也按下文云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又云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著口中又云以一切火內於腹中皆舉水火風之全以此推尋知佛家以須彌爲大地之總名非指一山而言也其言日月繞須彌則如中國歷家舊說天動地靜日月運行耳什之所

注最得其義後人或以蔥嶺當須彌誤甚

文發畢亨九水山房文存湯居亳考一篇其正文乃亳州志之說其注乃畢氏所說也篇首不題亳州志三字幾令閱者以爲自攷而自駁之矣顧志主皇甫謐之說以穀熟當亳都畢氏則用臣瓚杜預之說以濟陰之薄縣爲亳都其所取證亦不過皇覽所記湯冢臣瓚漢書注所引伊尹冢二事與志所引水經注括地志各有所本恐不足以易之惟志言孔沖遠作孟子正義是涉筆之誤乃藉此肆爲詆諆則負氣爭勝之結習耳

王漁洋香祖筆記沈𫏋芳云曾見諸生中有油姓煙姓

今光緒丁丑進士有酒姓廣東番禺秀才有神姓羽姓廣西上林有磨姓南甯有雞姓廣東潮州有蟻姓嘉應饒輔星進士軫嘗問其所出答云始祖斗時見蟻一羣遂以爲姓輔星云不如融左氏之蟻析爲較古也湖南長沙有俞姓此字古但作俞音丑救切唐高僧傳可證余別記之郴州有首姓吾鄉安仁有超姓光緒己丑進士超湉甘肅寧夏有道姓順天有軋姓山西定襄有簿姓奉天廣寧有唱姓河南寶豐有曼姓咸豐癸丑進士曼惠吉淅川有賸姓道光丁酉拔貢賸進甲山西汾州有降姓平陰有生姓廣東新寧有犬姓所居地爲上下村三水有禤姓直隸元氏有幺姓昌黎有才姓四川郫縣有稅姓貴州綏陽有魁姓皆姓氏之罕見者余曾著氏族略考

一書此不悉出也

光緒甲午六月搢紳貴州天柱營都司雯彬貴州人四川保安營右哨千總達鵬程四川人太學題名記嘉慶丁丑進士斐成章陝西鄠縣人湖祕述聞續嘉慶戊辰恩科陝西鄉試解元昔光祖衛州人己巳進士

北齊造像各種中有象主竹捌象主竹花象主竹祕象主竹興達象主竹副象主竹万歲象主竹蓋象主竹玉羅象主竹承伯竹字疑即竺字按竹承伯有妻阿名則竹實其姓象主似當是佀字與姒通天寶象主瓠生象主纖小娘菩薩主延保榮象主驢駃此疑是小名不書姓也象主表常象主逮訶樊象主

逮日車（按逮疑即衛字）象主芷（按或即竺字）哲提象主孤黃苟象主皇府（按當即皇甫之異文）楨居眷侍仏時（時仏疑即侍其之異文）象主須昌象主禮標緼表孤禮等皆希姓也

十餘年前爲友人書扇頃復見之乃當時所作浣溪沙詞二首也感其藏弆之久姑錄存之詞云十里楊花接謝橋王孫驄馬玉人簫莫愁湖上幾停橈苑裏棲烏懷舊樹隄邊歸燕覓新巢江南夢好雨蕭蕭銀漢西流月色陰碧梧葉落玉階深一鐙愁對夜沉沉別館絲弦調翠鳳小窗閒訊託青禽鬢絲禪榻爲誰吟是詞癸酉秋閒初過江南作時克復未久故有舊樹新巢之感也

太常仙蝶乾隆以來故實頗多癸巳三月余於江建霞標編脩齋中見之四足鉤吻能飲與記載悉符建霞繪圖索題余題高陽臺詞一首云柳外輕盈花間綽約勝王圖繪難眞飛集閒庭些些情意關人江郎自有生花筆寫蘧仙一段丰神記否當年相見靈山可是君身羅浮我亦留淸夢有飛花萬片雨積如茵不似京華污衣十丈緇塵殷勤欲問西王使遍人間何處宜春祇憐他薄酒微醺膩粉初勻

靈樞經大惑論岐伯曰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按此卽西人言腦氣筋之始

道光庚戌科館選五十八人吾江西無一人與選是時
文宗甫登極不拘分省之常格也是科福建廣西雲南皆無館選而廣東則至七人亦嚮所罕見
光緒甲午散館僅留三十七人湖北庶吉士七人改官者六福建四人無一留者雲南二人朱家寶考列二等第一亦改官部屬 上意特重翰林故甄敘從嚴也廣東林國賡以一等改官亦十科以來所僅見
閱王西莊蛾術篇八十三卷心得甚稀而謬誤處不可勝乙又出所撰十七史商榷之下矣至謂顧亭林爲鄙俗謂戴東原爲不知家法皆失之輕詆其論小學則謂

稱字始於隋是婁壽碑亦未之檢謂稱人才爲人物始於宋是忘魏劉邵有人物志也其他類此者甚多不必悉爲之辯進鶴壽附糾其失有是有非西莊鈔襲戴顧諸家進氏尙能發其覆惟不通韻學乃至謂叢脞二字反語爲脧亦可笑也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四裔表敘云春秋時戎狄之爲中國患甚矣而狄爲最諸狄之中亦狄爲最赤狄諸種族潞氏爲最晉之滅潞也其君臣用全力以勝之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而晉侯身自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稷在河東之聞喜而曲梁在廣平之雞澤緜地七百

餘里旋復得留吁之屬晉之疆土益遠狄所擬奪衛之故地如朝歌邯鄲百泉其後悉爲晉邑班氏所謂河內殷墟更屬于晉者蓋自滅狄之役始也按此論當時情事最當余謂晉以滅狄强楚以滅庸猶余以得蜀王諸葛武侯之定西南夷而後圖中國猶此意也不先收近己之弱國及其有事則委之他人以爲覆我之資謀國之不臧孰有大於此者哉